繪事微言

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繪事微言卷下

明 唐志契 撰

畫尊山水

畫中惟山水最高雖人物花鳥草蟲未始不可稱絶然終不及山水之氣味風流瀟灑昔元章題摩詰畫云雲峯石迹迥出天成筆意縱横參於造化至題韓幹畫則曰肖象而已無大物色東坡一時見吳道子佛像摩詰輞川圖喟然嘆曰於維也無間然其有所重哉

畫名

畫名膾炙一時流傳千古甚不易得得之縉紳宗室一流猶覺為易如晉之顧長康唐之王摩詰梁之張僧繇隋之董伯仁宋之李龍眠文與可米元章及李成父子等品雖不一誰非先縉紳而後採翰墨者乎至若畫果遠邁時流不愧前哲縱横變化見者失色未有不譽滿海内傳及千古者也特出名時較拖青衣紫者不絶耳不然吳道子一貧士荆關兩寒生巨然一頭陀松年一

黃門子久倪元鎮俱逸士何以價重千金聲稱不朽哉是在豪傑之士法今傳後雖無階梯日久評論自定

傳授

凡畫入門必須名家指點令理路大通然後不妨各成一家甚而青出於藍未可知者若非名家指點須不惜重資大積古今名畫朝夕探求下筆乃能精妙過人苟僅師庸流筆法筆下定是庸俗終不能超邁矣昔關仝從荆浩而仝勝之李龍眠集顧陸張吳而自闢戶庭巨

然師董源子瞻師與可衡山師石田道復師衡山又如思訓之子昭道元章之子友仁文進之子宗淵文敏之甥叔明李成郭熙之子若孫皆精品信畫之淵源有自哉

畫以地異

寫畫多有因地而分者不獨師法也如李思訓黃筌便多山峽氣象者生於成都也宋二水范中立有秣陵氣象者家於建康也米海岳曾作宦京口便多鎮江山色

黃公望隱於虞山落筆便是常熟山色信高人筆底往往為山川所囿乎

山水寫趣

山水原是風流瀟洒之事與寫草書行書相同不是拘攣用工之物如畫山水者與畫工人物闕花鳥一樣描勒界畫粉色那得有一毫趣致是以虎頭之滿壁滄洲北苑之若有若無河陽之山蔚雲起南宮之點墨成烟雲子久元鎮之樹枯山瘦迴出人表皆毫不著象真足

千古若使寫畫盡如郭忠恕趙松雪趙千里亦何樂而為之昔人謂畫人物是傳神畫花鳥是寫生畫山水是留影然則影可工緻描畫乎夫工山水始於畫院俗子故作細畫思以悦人之目而為之及一幅工畫雖成而自己之興已索然矣是以有山林逸趣者多取寫意山水不取工緻山水也

畫要讀書

昔人評大年畫謂胸中必有千卷書非真有千卷書也

蓋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集四方遠客山人縱談名山大川以為古今至快能動筆者便令其想像而出之故其胸中富於聞見便富於丘壑然則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士夫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畫不可茍

宋元人畫愈玩愈佳豈今人遂不及宋元哉正以宋元人雖解衣盤礴任意揮灑為之然下筆一筆不茍若今

人多以畫餬口朝寫即欲暮完雖規格似之然而蘊藉非矣即或丘壑過之然而丰韻非矣又常見有為俗子催逼而率意應酬者那得有好筆法出來始信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良有以也

要看真山水

凡學畫山水者看真山水闕極長學問便脫時人筆下套子便無作家俗氣古人云墨瀋留川影筆花傳入神此之謂也蓋山水所難在咫尺之間有千里萬里之勢

不善者縱摹畫前人粉本其意原自遠到落筆反近矣
故畫山水而不親臨極高極深徒摹倣舊人棧道瀑布
終是模糊丘壑未可便得佳境

存想

畫必須靜坐凝神存想何處是山何處是水何處是樓
閣寺觀村庄籬落何處是橋梁人物車舟然後下筆則
丘壑繞新不然任意揮灑非不可人便是套頭矣及至
得了新丘壑又好任手却多一番蛇足

品質

寫畫須要自己高曠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又迂翁自題師子林圖云此畫真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顧謹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為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北苑筆法渺乎脫矣蓋迂翁聚精於畫雖從北苑築基然借荊關而兼河陽專以幽深為宗者也若縱橫習氣即黃子久猶有焉然則趙吳興之遜迂翁乃胷次之別耳

畫須從容自得適意時對明窓淨几高明不俗之友為之方能寫出胸中一點灑落不羈之妙

畫有自然

畫不但法古當法自然凡遇高山流水茂林修竹無非圖畫又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然看得多自然筆下有神傳神者必以形形相與心手湊而相忘未有不妙者也夫天生山川亘古垂象古莫古於此自然莫自然於此孰是

不入畫者寧非粉本乎特畫史収之絹素中棄其醜而取其芳即是絶筆

大小所宜

凡畫山水大幅與小幅迥乎不同小幅卧看不得塞滿大幅竪看不得落空小幅宜用虛愈虛愈妙大幅則須實中帶虛若亦如小幅之用虛則神氣索然矣葢小幅景界最多大幅則多高遠是以能大者每不能小能小者每不能大亦如書家之小字用手大字用肘細小運

指者然各各難兼也總之大畫最難得好是以小畫傳留者多大畫傳留者少亦不獨不能珍藏之過也

逸品

山水之妙蒼古奇峭圓渾韻動則易知唯逸之一字最難分解葢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隱逸有沉逸逸縱不同從未有逸而濁逸而俗逸而模稜畀鄙者以此想之則逸之變態盡矣逸雖近於奇而實非有意為奇雖不離乎韻而更有邁於韻其筆墨之正行忽止其丘

壑之如常少異令觀者泠然别有意會悠然自動欣賞此固從來作者都想慕之而不可得入手信難言哉吾於元鎮先生不能不嘆服云

老嫩

凡畫嫩與文不同有指嫩為文者殊可笑落筆細雖似乎嫩然有極老筆氣出於自然者落筆粗雖近乎老然有極嫩筆氣故為蒼勁者難逃識者一看世人不察遂指細筆為嫩粗筆為老真有眼之盲也

倣舊

畫家傳摹移寫自謝赫始此法遂為畫家捷徑葢臨摹最易神氣難傳師其意而不師其迹乃真臨摹也如巨然元章大痴倪迂俱學北苑一北苑耳各各學之而各不相似使俗人為之定要筆筆與原本相同若之何能名世也

畫要明理

凡文人學畫山水易入松江派頭到底不能入畫家三

昧益畫非易事非童而習之其轉折處必不能周匝大抵以明理為主若理不明縱使墨色烟潤筆法遒勁終不能令後世可法可傳郭河陽云有人悟得丹青理專向茅茨畫山水正謂此

蘇松品格同異

蘇州畫論理松江畫論筆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準繩也筆之所在如風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氣味也任理之過易板癡易疊架

易涉套易拘攣無生意其弊也流而為傳寫之圖嶂任筆之過易放縱易失欵易寂寞易樹石偏薄無三面其弊也流而為兒童之描塗嗟夫門户一分點刷各異自爾標榜各不相入矣豈知理與筆兼長則六法兼備謂之神品理與筆各盡所長亦各謂之妙品若夫理不成其理筆不成其筆品斯下矣安得互相譏刺耶

畫在天分帶來

昔陳姚最品畫謂立萬象於胸中傳千祀於毫翰夫毫

翰固在胸中出也若使氓氓然依樣葫蘆那得名流海内大抵聰明近莊重便不佻聰明近磊落便不俗聰明近空曠便不拘聰明近秀媚便不粗蓋言天資與畫近自然嗜好亦與畫近古人云筆力奮疾境與性會言天資也貞觀公私畫史評吳道玄為天付勁豪幼抱神奥後有作者皆莫過之豈非天性耶

山水性情

凡畫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山便得環抱起

伏之勢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掛脚自然山性即我性山
情即我情而落筆不生軟矣水便得濤浪潆洄之勢如
綺如雲如奔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
情而落筆不板呆矣或問山水何性情之有不知山性
即止而情態則面面生動水性雖流而情狀則浪浪具
形探討之久自有妙過古人者古人亦不過於真山真
水上探討若倣舊人而只取舊本描畫那得一筆似古
人乎豈獨山水雖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蕋舒

葉若披枝行幹雖一花而或含笑或大放或背面或將謝或未謝俱有生化之意畫寫意者正在此著精神亦在未舉筆之先預有天巧耳不然則畫家六則首云氣韻生動何所得氣韻耶

氣韻生動

氣韻生動與烟潤不同世人妄指烟潤為生動殊為可笑葢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度有氣機此間即謂之韻而生動處則又非韻之可代矣

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者動而不板活潑迎人要皆可默會而不可名言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又如畫猫絶鼠畫大士渡海而滅風畫龍點睛飛去此之謂也至如烟潤不過點墨無痕迹皴法不生澁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用墨

寫畫須要好墨寫扇面與絹綾尤要緊既有佳墨又要得用墨之法古畫譜云用筆之法未嘗不詳且盡乃畫

家僅知皴刷點拖四則而已此外如幹之一字渲之一字捽之一字擢之一字其誰知之宜其畫之不精也蓋幹者以淡墨重疊六七次加而成深厚也渲者有意無意再三用細筆細擦而淋漓使人不知數十次點染者也捽與擢雖與點相同而實相異捽用卧筆髮鬅乎皴而帶水擢用直指髮鬅乎點而用力必八法皆通乃謂之善用筆墨

積墨

畫家要積墨水墨水或濃或淡或先淡後濃或先濃後淡有能積於絹素之上盎然溢然冉冉欲墮方烟潤不澁深厚不薄此在熟後自得之

凡畫或絹或紙或扇必須墨色由淺入濃兩次三番用筆意積成樹石乃佳若以一次而完者便枯澁淺薄如宋元人畫法皆積水爲之迄今看宋元畫著色尚且有七八次深淺在上何況落墨乎今人落筆即欲成樹石或焦墨後只用一次淡墨染之甚有水積還用乾筆拭

之殊可笑也此皆不曾見真宋元筆意耳

寫意

寫畫亦不必寫到若筆筆寫到便俗落筆之間若欲到而不敢到便稚唯習學純熟游戲三昧一濃一淡自有神行神到寫不到乃佳至於染又要染到古人云寧可畫不到不可染不到

皴法

賞鑒之家近訪名公遠尋前跡漢魏以前名畫即不易

見如宋元至今名筆代不乏人人各一家各一皴即不能備家収藏亦豈有不經見之理但倣其皴法切不可混雜如書家寫鍾繇者又兼黄庭寫二王者又兼過庭便不妙矣皴法有可相兼者一二樣耳若亂雲皴止可兼骷髏皴披麻皴止可兼亂柴皴斧鑿皴止可兼礬頭皴自非然者未有不雜者也雖然嘗見郭河陽而帶斧鑿解之者曰蚤年筆黄子久而帶卷雲解之者曰戲墨真耶訛耶

丘壑藏露

畫疊嶂層崖其路徑村落寺宇能分得隱見明白不但遠近之理了然且趣味無盡矣更能藏處多於露處而趣味愈無盡矣蓋一層之上更有一層層層之中復藏一層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時便使觀者不知山前山後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許多林木何嘗不顯總不外躲閃處高下得宜烟雲處斷續有則若主於露而不藏便淺薄即藏而不善藏亦易盡矣

然愈露而愈大愈露愈小畫家每能談之及動筆時手與心忤所未解也此所以不可無圓之一字

筆法

丘壑之奇峭易工筆之蒼勁難揮蓋丘壑之奇不過警凡俗之眼耳若筆不蒼勁總使摹他人丘壑那能動得賞鑒若人物花鳥便摹畫相去不遠矣

忌纖巧

纖巧之習世多矜趨豈於畫反不崇尚但巧矣而容或

不莊重非畸邪無理則安放不牢每有石上砌石樹根浮寄樓宇傾壓路徑難通之病是巧與莊易相妨處落筆時須商之

冗與雜不同

畫家筆路要清而冗雜俱與清相反者也如林木叢密一幅中塞滿屋籬廟觀水閣舟車或三四見謂之冗至於雜則以巨然規格而雜叔明李唐筆法而雜李成即米家父子相同而實有異不可雜也苟為不分雖極文

極妙終是野路

碎石

古人畫大山必山之輪廓向背並聳意已先定然後皴之其山脚下必不可無亦必不可多今人從碎石起手積成大山者多矣雖古書云崔嵬不崩賴此峽嵲然以之論畫最是病古人大畫中雖多細碎處要之取勢為主耳

樹木

畫樹不拘曲直各有妙處是在安放處少不得一株多不得一株爲佳大抵樹一曲乃有迎風探水垂蔭之勢然則諸家豈無直樹乎益樹直而生枝發葉處必不都直即董北苑樹盡是勁挺之狀然向背俯仰未嘗無也若郭河陽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矣

樹石所宜

林木山石各有分配若重山叠嶂與單山片景其樹石大不相同苟或相同則經營位置非僻滥便板結矣如

園亭景乃可作巧石梧竹及巧檜巧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大山大景便不相稱

枯樹

寫枯樹最難蒼古然畫中最不可少即茂林盛夏亦須用之訣云畫無枯樹則不疎通此之謂也但名家枯樹各各不同如荆關則秋冬二景最多其枯枝古而渾亂而整簡而有趣到郭河陽則用鷹爪加以細密又或如垂梶蓋倣關荆者多也如范寬則其上如掃帚樣亦有

古趣李成則煩而瑣碎筆筆清勁董源則一味古雅簡當而已倪元鎮則此數君可以兼之要皆難及者也非積習數十年妙出自然者不能倣其萬一令人假古畫邱壑山石或能僅似若枯樹便骨髓暴露矣以是知枯枝求妙最難

柳與松栢

嘗云畫工不畫柳畫便粧醜非柳難畫也多因欠工夫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只要分枝得

勢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蕭森不結滯不板實有迎風搖颺之意又蚕春柳未垂條深秋柳已衰敗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若松栢之法則筆法記與純全集詳言之矣故不贅

水口

一幅山水中水口必不可少須要峽中流出有旋環直捷之勢點滴俱動乃為活水葢水比石不同不得太硬不得太軟不得太枯軟則無勢硬則板刻枯則乾燥故

皆所忌然既有水口必有源頭源頭藏於數千丈之上從石縫中隱見或有萬丈未可知此正畫家胸襟亦天地之定理俗子輙畫泉石竟從山頭掛下古人謂之架上懸巾

雲雨風烟

畫雲要得流動不滯或鎖或屯或聚或散飄飄欲飛意象畫雨要得深樹雲翳帶烟帶風無天無地點點欲滴意象畫風要得萬物鼓動不可遮蓋意象今畫家只知

樹葉向一邊便是風景至於人物全若無風那得一毫
生動甚有樹向一邊更無從分三面者又有并石亦順
風勢若殊可笑葢風景山石當用逆勢乃顯得風大此
古人秘傳非臆說也畫烟要得昏昏沈沈朦朧不明意
象其墨色宜淡近處略用顯明是在染之功不在落墨
之力也然而晚景微似之只亦為晚烟斷續耳若月景
則與烟不異而清朗處過之若烟月又與月不異而渾
沌處過之此語聞之李仰懷述錢磬室云

烟雲染法

凡畫烟霧有内染外染之分葢一幅中非有四五層屯鎖定有三層斷減若内外不分必有謬理之病縱使出没變幻墨色豐潤無足觀也畫雲亦須層層要染不然縱如葢如芝如帶終是板刻古人惟其有此畫法學之者易涉於俗惟董北苑不用染而用淡墨積出在樹石之間此生紙更佳也松江派多用此法

雪景

畫雪最要得凜冽意此時雖有行旅探梅之客未有不畏寒者只以寂寞為主一有喧囂之態便失之矣其畫山石當在凹處與下半段皴之凡高平處即便留白為妙其畫寒林當用枯木冬天亦有綠葉者多是松竹要亦不可全畫其枝上一面須到處留白地古人有畫雪只用淡墨作影不用先勾後隨以淡墨漬出者更覺韻而逸何嘗不文近日董太史只要取之不寫雪景嘗題一枯木單條云吾素不寫雪只以冬景代之若然

吾不識與秋景異否此吳下作家有乾冬景之誚

樓閣

畫樓臺寺屋須宗前人舊跡今人不能畫樓閣中枅拱牕櫺而徒以青綠粧成藉口泥金勾鈿等語殊為謬甚益一枅一拱有反有正有側二分正八分者有出稍飛稍有尖頭平頭者若差之毫釐便失之千里豈得稱全完

凡寫一樓一閣非難若至十步一樓五步一閣便有許

多穿插許多布置許多異式許多枅拱楹檻闌干週圍環遶花木掩映路徑參差有一犯重處便不可入目

學畫樓閣須先學九成宮阿房宮滕王閣岳陽樓等圖方能漸近舊人歀式不然縱使精細壯麗終是杜撰

古人畫樓閣未有不寫花木相間樹石掩映者葢花木樹石有濃淡大小淺深正分出樓閣遠近且有畫樓閣上半極其精詳下半極其混沌此正所謂遠近高下之訣也聰穎者當自得之豈筆舌所能盡哉

凡畫樓閣一圖幛須得八九人或三四人點綴方有生動及畫寺樓廟宇便不妨寂然無人或一二古僧亦須有安静之象更得古木蒼然為妙益未有古寺而無古松古栢喬枝封幹者是在畫家下筆安放妥帖其一種天然點染之趣豈必在粉本中一一摹寫

遠山

遠山用染不用皴畫家以為易事豈知安放高下妥帖正一幅之眉目其間宜尖宜平不可紊也其染處亦須

一面染到一面染不到乃無板痴之病又古人畫淡墨遠山之外復畫濃墨遠山後人往往笑之不知日影到處之山則明不到處之山自然昏黑於晚景落照時更易了然若不信請於風雪天色或晴霽薄暮時高眺留意審察方信古人不謬

點苔

畫不點苔山無生氣昔人謂苔痕為美人簪花信不可闕者又謂畫山容易點苔難此何得輕言之盍近處石

上之苔細生叢木或雜草叢生至於高處大山上之苔則松耶栢耶未可知豈有長於突兀處不堅牢之理近有率意點擢不顧其當與否觀之浮寄如鳥鼠之糞堆積狀耳那得生氣必要點點從石縫中出或濃或淡或濃淡相間有一點不可多一點不可少之妙天然粧就疎密得宜豈易事哉古畫橫苔直苔不點苔皆有之要未有一點不中窾者此必畫山石無一筆頹敗破壞之處故臨點苔自然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容亦無妨

也今妄謂山石醜處須以苔掩之此所以愈遮愈醜且石骨既成不識果能遮蓋否是以浮寄煩腫之病都坐於此然則山石果然畫得有轉折態度何難於點苔耶

蓄畫

凡圖畫在宇宙間歲月既久名人藝士不能復生可不珍重乎一入俗手動見屈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畫之厄也故有收藏而無識鑒無閱玩無裝褫無銓次皆非真能蓄畫者又蓄聚既多妍媸混雜甲乙次第毫不

可託若使真贋並陳新舊錯出如入賈肆中有何趣味
所藏必有晉唐宋元名蹟乃稱博古若徒取近代紙墨
較量真偽必無實賞以耳為目手執卷軸口論貴賤真
惡道也

賞鑒

看古人書畫如對鼎彝如讀誥誡不可毫涉粗浮之氣
蓋古畫紙絹皆脆舒卷不得法最易損壞風日須避之
燈下不可看恐為煤燼燭淚所污飯後醉餘須滌手展

玩不可以指甲剔損諸如此類不能枚舉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强作情態惟遇真能賞鑒及閱古甚富者方可與談若對傖父輩惟有珍秘不出耳

看畫訣

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花鳥又次之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鳥獸蟲魚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彴得宜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灑落雲烟出没野徑紆迴松偃龍蛇竹含風

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實是妙手若人物如尸如塑花果類粉捏雕刻蟲魚鳥獸但取皮毛山水布置遍塞樓閣糢糊錯雜橋梁强作斷形徑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周或大小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脚無水源水源無來歷雖名款定是俗筆為後人塡寫至於臨摹贗手落墨設色自然不難辨也

識畫火候

有火候兮方識透筆眼若有天生就若使火候欠工夫滿紙雲烟如朦瞍　品畫高低有十程一程不到九難明若使十程都走到世間無復畫欺人　寫畫高低有百般般般俱中世人看但得名公一點化方知趣不在毫端　世人評畫俱任耳不會動筆志妍媸畫得一分識一分到了十分微若絲若使一分有不到縱使聰明那得知

古今優劣

書學必以時代為限書則六朝首推晉魏宋元不及晉與唐遠矣畫則不然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後代不及古人山水林石花鳥前人不及後人

名家收藏

凡收藏不必錯雜大者懸掛齋壁小者則為卷冊置几案間遂古如顧陸張吳必不有親筆矣唯歷代錚錚有名者所宜收藏其不甚著名者非所宜蓄若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汪小村張平山汪海雲皆畫中邪

學尤非所尚

絹素

古畫絹色墨氣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烟熏黑多是上下二色偽作者其色黃而無精彩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二三絲偽作則直裂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擣熟者有獨梭絹濶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濶五尺餘細密如紙者元絹及明內府絹俱與宋絹同元時有密機絹

松雪子昭畫多用此又嘉興府宓家以絹得名今此地尚有佳者董太史筆多用研光白綾未免有晉賢氣

古畫不入常格

畫有法則不拘拘如時人先落墨後染套子葢亦有先染三四層後以濃淡積成者不但規模宏遠而意象畢新雖近時名公見之亦若不知其所以成者此法在晉唐已有之不直宋元也金陵朱狀元府中有李成夜景淡墨如霧石如雲動樹色隱現不一又有范寛雨景深

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雖絹素深古而筆氣髣髴可探令人未見古人真蹟雖説亦不解也

古畫無價

畫有價時畫之或工或麤時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遠者也亦在人重與不重耳至古人名畫那有定價昔有持荆浩山水一卷售者宋内侍樂正宣用錢十萬購之後為王伯鸞所見加三十萬得之猶以為幸伯鸞曾為翰林待詔詮定院畫優劣故一時畫家都以黄

氏愛憎為宗以其能賞識也又王酉室得沈啓南直幅四軸極其精妙吴中有一俗宦聞其美而謀之願出二百金王終不與後王西園一見坐卧畫間兩日酉室謂畫遇若人真知己也因述二百金之説西園以一庄可值千金易焉又興化李相公失謝樗仙畫一軸曾帖招字報信者五十兩則畫價可知諸如此者不得盡言請瞽目不得執畫求價也

院畫無欵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本然後上其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多無名者明内畫水陸及佛像亦然金碧輝煌亦奇物也唐伯虎常笑人以無名人畫輒填寫假欵如見牛必戴嵩見馬必韓幹之類豈非削圓方竹重漆古琴乎

金碧山水

畫院有金碧山水自宣和年間已有之漢書不云有金碧氣無土砂痕乎葢金碧者石青石綠也即青綠山水

之謂也後人不察於青緑山水上加以泥金謂之金筆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之金筆可笑也以風流瀟灑之事而同於描金之匠豈不可笑之甚哉一幅工緻山水加以泥金則所謂氣韻者能有纖毫生動否且名山大川有此金色痕迹否後即有一二名家為之亦欺人而求售耳乃觀者不察一聞李將軍之筆遂不惜千金以購之將自己實有賞心者乎抑炫人以博識者之賞乎請問之好事家

名人畫圖語録

董思白跋樓居仙圖云昔郭忠恕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於屋宇樓閣則自為一家最為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躡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内者不能然恕先仕於朝跅跐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蜕形仙去及圖寫樓居又如此精密非徒

精密也蕭散閒遠無塵埃氣者也予嘗見恕所作盤車圖粉本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為人無法度如彼其為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規矩度量而為之則亦瘶矣

屠赤水云沈石田倣諸舊筆意奪真獨於倪迂不似葢老筆過之也

戴冠卿云畫不可無骨氣不可有骨氣無骨氣便是粉

本純骨氣便是北宗不可無顛氣不可有顛氣無顛氣便少縱横自如之態純是顛氣便少輕重濃淡之姿不可無作家氣不可有作家氣無作家氣便嫩純作家氣便俗不可無英雄氣不可有英雄氣無英雄氣便似婦女描繡純英雄氣便似酒店帳簿

又云沒骨畫創自徐熙之子崇嗣擅名花卉不墨勾逕疊色漬染而成予謂秖可施之花卉耳不謂宋人有用大青大綠大丹大粉遂成山水命為沒骨山水皆高克

明董奴子輩手出見有真蹟亦自可人但後人學為之若無四五層工夫自然不及幸勿以未見而反嗤沒骨為失體也

仇實父云唐宋人圖一故事有意風世非賢孝忠良則幽閒雅逸終不落惡趣元人始以艷麗相高無非奢靡如明皇慶幸圖金谷園圖射雉博古出獵等圖徒動人侈心畫何益於世

魏和叔云自幼垂髫便能畫者從古惟李昇姜道隱丘

慶餘趙伯驌郭若思李成父子數人而已李昇小字錦
奴寫蜀境山水如桃源武陵峩嵋化山等圖其擅名者
也至今有粉本唐明皇朝先有将軍李思訓山水絶妙
故蜀人皆呼昇為小李将軍葢其藝相匹爾非真将軍
也開元中李思訓為除衛将軍與其子李昭道俱得山
水名時人號大李小李若小李将軍的指李昇云
宋石門云畫山水惟李成關仝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
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前古莫能方駕近代難繼後塵

夫氣象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鋭墨法精微者營丘之制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强搶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復有繼起者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方之三家猶諸子之於正經矣

葉雙石云予性好寫水蓋自幼學之舅氏呂廷震者也曾記舅氏云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峰巒崕

石烟雲樹石可以縈帶掩映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
文斜勢要盡其窪窿派别故於畫為尤難彼或争勝取
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戲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没便
是山海圖矣唐人孫位畫水必雜石為驚濤怒浪蓋失
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曲
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為異蓋水紋平漫隱起浮流混混
不息其後有梯升而崇者知辟為隆窪為下隨勢為水
以是衒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偽也元初孫白始創意

作潭泊浚原平波細流停為瀲灩引為決泄盡出前人意外別為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為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為湍濺而自為衝波使夫縈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乃真入神也闕大開一門戶矣嘗言畫漫水要不斷水脈為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為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水者真可一笑也夫漫流之水則為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沸起反如印板豈勝道哉要知畫水者當觀其源次觀其瀾

又其次則觀其流然知此者蓋鮮耳故知汪洋涵蓄以瀲灧為平引脈分流以蕩漾為勢至於聚為漪瀾散為淪潤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也亦知求於此乎

張振羽云畫有四宜宜文宜清宜逸宜咫尺隔別畫有五忌忌冗忌雜忌套忌俗忌濃淡無分

强二水云古畫非脫落不堪用不須褙褙蓋經一次褙褾失一次精神亦不必重洗亦不可剪裁過多一恐失

神一恐後日難再褫也

李仰懷云畫山水不可太熟熟則少文不可太生生則多戾練熟還生斯妙矣

袁玄石云山水有五美蒼逸奇圓韻山水有五惡嫩板刻生癡

徐仲修云山有翠微不可無路岸有人家不可無渡石有自然最忌作怪寫人任真定犯俗態

馬醉狂述唐世說云政和中徽宗立畫博士院每召名

公必摘唐人詩句試之嘗以竹鎖橋邊賣酒家為題衆皆向酒家上著工夫惟李唐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上喜其得鎖字意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衆皆畫馬畫花有一人但畫數蝴蝶飛逐馬後上亦喜之又一日試萬綠叢中一點紅衆有畫楊柳樓臺一美人者有畫桑園一女者有畫萬松一鶴者獨劉松年畫萬派海水而海中一輪紅日上見之大喜喜其規模濶大立意超絶也凡喜者皆中魁選

錢禹方云蜀文成殿中有春龍起蟄圖乃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一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一龍尾尚在穴前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中居民老少聚觀闤戶闞牖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繪事微言卷下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澧